

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台湾云彰国庆游行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十月十日台湾双十国庆当天,彰化县长魏明谷特别邀约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彰化国庆活动。天国乐团打头阵,县长亲自带领县内诸多镇长、立委、议员等,随着彰化县内各所国、高中的校内乐队,队伍进行绕街游行。路边围观游行的民众看到气势如此磅礴的天国乐团,以及多姿多彩的表演,相当震撼,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县长魏明谷表示:“学校乐队表演以外,我们特别邀请了天国乐团,如此浩大的声势,浩大的阵容,展现在世人市民的眼前。”在旁观看的民众感叹:最前面那一个法轮功,法轮大法的气势最浩大。”

天国乐团特别为这次国庆游行精心准备了《梅花》、《高山青》两首新曲,希望大家能如梅花般在风雨中、风霜中坚忍不拔,用音乐的方式增添正气与欢庆。

同日下午,天国乐团又受邀南



天国乐团应邀参加台湾彰化国庆游行

下,参加云林县北港镇古董宾士车——“老爷车也为爱奔跑!”活动。这个活动是由云林北港扶轮社,结合“经典老车抢救公益社”等多个社团,利用国庆假日在北港糖厂,展示许多珍贵经典古董汽车,并开办小农市集,为云林家扶中心等多个慈善团体募款。活动最后由天国乐团引领古董车

在北港踩街,吸引许多游客驻足欣赏和拍照,场面相当热闹。

天国乐团指挥钟先生说:“这次活动宗旨是关怀弱势。我们很希望能够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弘传到台湾的每一个县市,还有世界的每个角落。”◇

(文/台湾大法弟子)

多伦多诉江大游行震撼各界民众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今年诉江以来的第二次诉江大游行

【明慧网】十月十日中午,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第二次诉江大游行,游行分天国乐团、“法办江泽民”、“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和“声援两亿人退党”等方阵,队伍从市中心 Clarence 公园出发,途径中区唐人街,市政府广场,经过市中心最繁忙的几个大的十字路口,历时近两小时,所到之处引起民众的关注。很多民众表示支持,并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信上签名。

从二零一五年五月底到十月十日,明慧网已收到总数 188,434 名(159,412 案例)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诉讼状副本。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社会各界纷纷来声援和加入这场诉江大潮。◇

我在牡丹江监狱遭到的迫害

【明慧网】绑架与刑讯

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下午五时，在牡丹江最繁华的地段：大商牡丹江百货大楼对面，电脑城楼下公共电话亭前，我被一个壮实的中年男子从背后拦腰抱住。从这一刻起一直到二零零九年五月九日，二千五百五十六个漫长而黑暗的夜晚，被强加到我的人生中。

我被牡丹江阳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恶警绑架。那个绑架我的壮汉和开车的是牡丹江公安局的教导员（姓名未知），之前刚刚绑架了朱同修。（由于本人高度近视，眼镜被恶警抢走，无法看清他们，因此，很多信息无法更详尽。）

我被绑架到阳明分局国保大队四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我问：凭什么把我带到这里？话音未落，冲上四、五个警察对我拳打脚踢。他们把我的头用力摁到地上，让头和脚合在一起。鼻子被打出血，头昏昏沉沉，腰腿疼痛难忍。

他们又对我强行搜身，抢走我的一千五百元现金、一部手机、传呼机，甚至连眼镜布

（鹿皮）也不放过。他们用电线将我五花大绑固定在椅子上。他们吃过晚饭，开始对我刑讯逼供。我不配合，他们

开始打我。几个恶警轮番上阵。

他们用电线抽我的脚趾，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我想我不能动，如果他们发现我的脚怕打，他们会一直打下去。人的脚趾神经很敏感，电线抽打在上面的感觉是很强烈的，象猫咬的似的。我强忍着，一动不动，心里求助师父。痛楚一点一点的加剧，当痛苦达到极限，再打我可能会躲闪（躲是无处可躲）时，那个恶警突然去打另一只脚。可能恶警看我的脚一动不动，知道我不怕打，所以换另一只脚。当另一只脚痛到极限



酷刑演示：铁椅子

时，他又换脚。打来打去，他开始抽打我的生殖器。当时我穿着很单薄，我很鄙夷地对他说：我们都是男人。他停下来，想了一下，然后就不打了。

他们准备了芥末油，但没给我灌。他们打开窗子，东北山区夜里还是很冷，可谓春寒料峭。他们用矿泉水瓶装上凉水，往我的头上浇，凉水从头上慢慢的流下来，衣服湿了，裤子也湿了。冷风一吹，浑身发抖。

他们又打我的头。我是高度近视，他们这样打我很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我出现抽搐状态，他们有点害怕，因为他们没有确定我的身份，他们也不敢太过嚣张。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晚，他们将我投入牡丹江第二看守所。

法庭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牡丹江阳明法院。冬天很冷，我和另一学员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法庭在二楼，我们一步一步走向看似庄严的法庭。

法庭摆好了摄像机，旁听席全是公检法和“610”的人员。有几个装作热情的和我打招呼，他们都曾经审过我，或随别人审过我。开庭前检察院来人通知我，我要他通知我家人，他以我家在外地为由拒绝。

对我的陈诉和自我辩护，法官多次打断并不予采纳，甚至在我要求书记员庭审记录改为我的原话时，书记员薛芳暴跳如雷叫嚣：“对你们（指法轮功）就得重判，严判！”。

上至国家高级干部，下至基层法院的书记员，他们都认为法律是他们手中随意惩治人、迫害人的工具，国家法院俨然成了江泽民及其追随者它们家的法院。

开庭结果〔（2002）阳刑初字第113号〕审判长柳冬梅，审判员王伟东，代理审判员贾宏，书记员薛芳。在未通知我家人的情况下开庭，无理判处我七年有期徒刑。

牡丹江中级法院在听我的上诉理由时，无言以对，可最终还是“维持原判”。

高墙内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六日，我被押送到牡丹江监狱集训队，在这里我度

过了六年半。我做了两年多奴工。先后做过杂活（打饭、打水），在彩印车间包装搬运，扒废皮里的钢丝，编汽车坐垫，缝足球等。二零零五年七月因劳累，我从上铺直接落到地面，造成右脚踝骨严重挫伤。其后因右脚不能着地，上厕所、洗漱只能靠左脚单腿蹦，长时间超负荷造成左髌股骨头损伤，十年了至今仍时有疼痛。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份到二零零七年五月，我被转了三次监区。期间多次受到暴力、押小号等威胁。

在这七年中，我的家人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歧视、侮辱、冷漠。我父亲和岳父在忧愤中，在巨大的压力下，先后离世。女儿中考和大考多么需要爸爸的鼓励呀，可是她不但得不到父爱，还要承受抄家，电话监控，警察上门骚扰。还要承受学校、老师、同学的歧视。善良、活泼、大度、充满自信的女儿变得谨小慎微，甚至有些偏执。失去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孩子的就学费用成了难题。幸好在亲戚的帮助下勉强完成了学业。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前，修炼法轮功使我多年的心律严重不齐、脉搏过缓、慢性肾炎、低血压、梗椎等病症不翼而飞，戒掉了赌和喝的陋习，家庭和睦，事业有成，其乐融融。工作兢兢业业，业务能力更趋成熟，我是会计师，从不挤占公司和个人利益，成为一个有口皆碑的好人。

序幕已经拉开，从今年五月开始的，对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江泽民的控告，已经使更多的民众认识到：审判江泽民，结束这场民族灾难大势所趋。而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下层参与者，仍然给他们听真相的机会、改过的机会。很多人是被谎言欺骗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如果在法轮功学员的讲清真相中能够真正明白过来，并努力去弥补自己造下的罪业，给自己一个生的机会，那才是不幸中的万幸，也不枉法轮功学员的艰难付出，不枉作为大法洪传时做人一回。冷静思考一下，体会一下法轮功学员的无怨无恨的善良和坚忍，感受神佛的洪大慈悲！（有删节）◇文／大庆法轮功学员 徐亚利